

刘道超◎著

XINYANG YU ZHIXU

信仰 与秩序

——广西客家民间信仰研究

GUANGXI KEJIA MINJIANXINYANG YANJIU

客家是汉族独具文化特色的重要民系之一，主要分布于闽、粤、赣、桂、湘、川、台、港等地。元朝以前，就有部分客家人陆续迁徙至广西各地。从元朝末年至明清时期的四五百年间，已在闽、粤等地定居的部分客家人开始成批地迁入相对地广人稀的广西，并散居于广西东南、东部及中部各地，有些甚至深入到桂西民族聚居地区。

这些在不同时期、从不同地域迁入广西的客家人，由于来源的不同和复杂的居住环境，广西客家民间民俗呈现出与迁出地同中有异的独特风味。





信仰与秩序

XINYANG YU ZHIXU
GUANGXI KEJIA MINJIANXINYANG YANJIU

——广西客家民间信仰研究

刘道超◎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仰与秩序：广西客家民间信仰研究 / 刘道超著.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5633-9103-5

I. 信… II. 刘… III. 客家—信仰—研究—广西
IV. B933 K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329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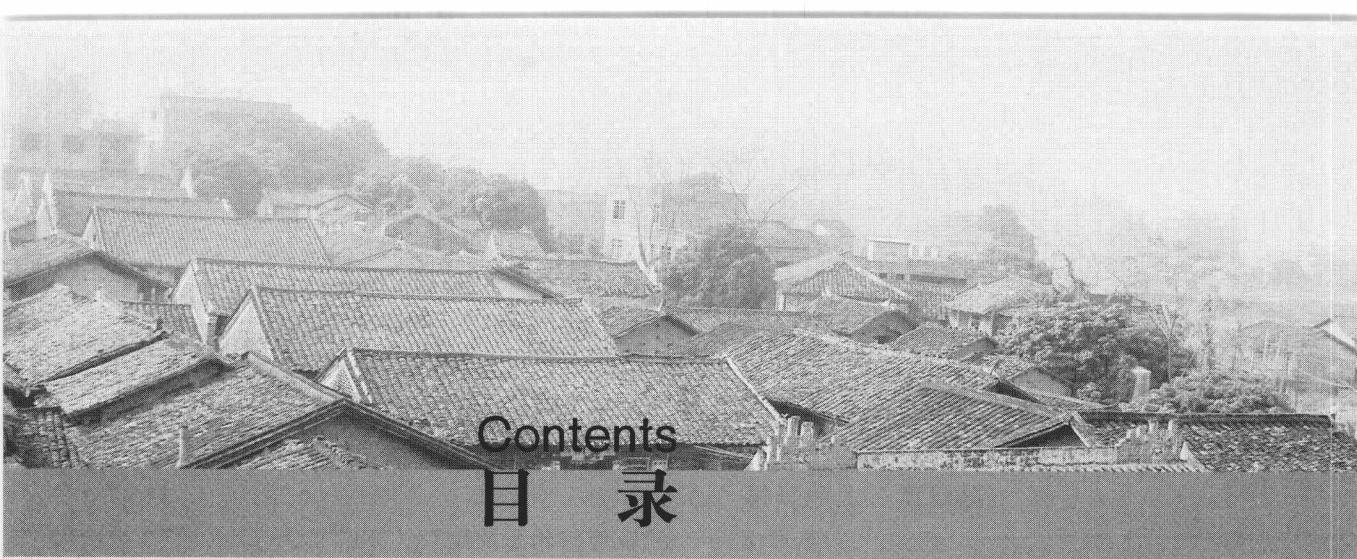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日报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八桂路 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开本：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18.25 插页：8 字数：380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1 500 册 定价：6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Contents 目 录

前 言：广西客家与风俗概述 /01

- 一、广西客家的源流及分布概况 /01
- 二、广西客家风俗及特征 /05

第一章 民居建筑及秩序 /07

- 一、同中有异：广西客家民居建筑概览 /07
- 二、迁徙动力：追寻风水宝地 /09
- 三、布局宗旨：与天地山水相谐 /013
- 四、辉煌祖厅：生活与精神的支柱 /020
- 五、结围自保：围屋内外的社会和谐 /024
- 六、江家围屋：广西客家民居建筑的代表 /029

第二章 水上客家人的婚姻生活与信仰 /042

- 一、桂林毛村：漓江边上的客家人 /043
- 二、水土交响：水上客家人的生产与生活 /050
- 三、风情独具：水上客家人的婚仪 /054
- 四、同姓婚配：生存重压下的无奈选择 /058
- 五、回归祖灵：从妈祖到三祖婆 /073
- 六、神亲众亲：以公众信仰构建和谐 /089

第三章 民居中的神灵与祭祀 /098

- 一、祖灵三重构：祖公堂、阿公厅与宗祠 /098
- 二、地内出黄金：土地龙神崇拜 /104
- 三、司火司命：灶神崇拜 /114
- 四、出入平安：门神崇拜 /125
- 五、因敬设神：观世音及其他神祇崇拜 /131

六、岁时祭祀:敬宗报国 /136

第四章 土地崇拜 /147

- 一、源远流长:土地崇拜的渊源及流变 /148
- 二、列土遗存:负社坛而徙 /151
- 三、神在心中:社坛的名称与建制 /154
- 四、无时不在:日常敬社习俗 /163
- 五、月月有社:社日担社习俗 /166
- 六、来即是客(上):黄田二月二吃社习俗 /178
- 七、来即是客(下):桂平蒙圩四月八 /183
- 八、繁盛解读:社神崇拜构建客家和谐社会 /187
- 九、“那”与盘古:社坛崇拜中蕴涵的民族交往奥秘 /204
- 十、后土龙神:守护阴宅的神灵 /213

第五章 土地神尊卑辨析 /220

- 一、格单位低:国内学者对土地神地位的认识 /220
- 二、语义辨识:从“天尊地卑”说起 /222
- 三、正本清源:国有常典,民有常祀 /224
- 四、分级解读:土地神分级祭祀与职掌细微化的尊卑 /230
- 五、中心解读:汉代以后社神的文化中心地位问题 /233
- 六、人格化解读:神祇人格化与土地神的尊卑 /239
- 七、职能碎化解读:土地神职能碎化的尊卑 /247
- 八、形象解读:土地庙与土地神形象的尊卑 /250
- 九、探讨倡议:我们的认识 /253

第六章 民间信仰的性质与秩序 /255

- 一、聚讼未已:信仰还是宗教 /255
- 二、民居空间:社祖教的模本与神祇的秩序 /264
- 三、社会空间:无序中的秩序 /271
- 四、百神归依:唯祖与社 /283

后 记 /286

前言： 广西客家与风俗概述

客家是汉民族独具文化特色的重要民系之一，主要分布于闽、粤、赣、桂、湘、川、台、港等地。元朝以前，就有部分客家人陆续远徙至广西各地。从元朝末年至明清时期的四五百年间，已在闽、粤等地定居的部分客家人开始成批地迁入相对地广人稀的广西，并散居于广西东南部、东部及中部各地，有些甚至深入到桂西民族聚居地区。

这些在不同时期、从不同地域迁入广西的客家人，由于不同的来源和复杂的居住环境，广西客家民风民俗呈现出与迁出地同中有异的独特风味。

一、广西客家的源流及分布概况

1. 广西客家的源流

汉族中的客家民系或曰客家族群，其祖先“多居于黄河流域以南，长江流域以北，淮水流域以西，汉水流域以东等，即所谓中原旧地”^①。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原因，早在两晋之际，客家先民就从中原地区不断地向南迁徙，并定居和繁衍于南方各省区。近代以后，迁居海外的客家人也不少。

^①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13页，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

关于客家先民及其后裔迁移的历史分期问题,学术界尚有争论,甚至还有“历史上并不存在客家中原南迁史”^①之类全盘否定客家先祖源自中原的说法,但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比较可信的学说仍为罗香林先生的客家先民大规模南迁的“五次说”。

罗香林先生认为:“客家先民源自中原,迁居南方,迁居南方后,又尝再度迁移,总计大迁移五次,其他零星的迁入或自各地以服官或经商而迁至的,那就不能悉计。”^②这一说法,在他所著的《客家研究导论》一书,特别是在《客家源流考》中,以大量翔实的族谱世系资料作了充分的论考。他指出,客家是汉民族的一支重要民系,他们的祖先原居住于黄河中州一带,由于战乱、饥荒及朝廷奖掖等原因,使其从西晋开始,“中原板荡,衣冠南渡”,经历了两晋“五胡乱华”,唐末“黄巢事变”,宋末“高宗南渡”、“金人南下”、“元人入主”,明末清初“满人南下”,同治年间“广东西路事件”、“太平天国事件”等五次大规模的南迁历程。其间,他们的祖先逐渐在赣南、闽西、粤东北这一片相连的大三角地带形成了“客家大本营”,而后从这一“大本营”再迁徙至四川、湖南、广西、海南、台湾等地。

在罗香林先生所著的《客家源流考》中,绘制有“客家迁徙路线图”,此路线图不仅直观形象地反映了其所阐述的客家五次大迁徙的基本内容,而且也较为清晰地表现出包括广西客家在内的迁入南方各地的客家人所入迁的大体时间和主要来源地。

首先,客家人大规模迁入广西应始于第四次客家大迁徙(约1645—1867年),且以广东客家人为主要入迁者。明末清兵南进乃是促成此次大迁徙的重要因素。由于长期的战争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不少汉人为躲避战乱,纷纷从广东、江西等地迁入地广人稀且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的广西、海南等地,其中以广东客家人数量最多,这与广东地区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关。经济发展加快了人口的繁衍,使得“土地与人口的矛盾高度尖锐,在山多田少,人口稠密的客家地区就更加严重……必须实现过剩人口的外移和商品粮基地的外辟”^③。因此,“素来地广人稀,荒土富余而全境又有西江水系直接与广东贯通的邻省广西,当然成为最为理想,也最方便迁往的区域”^④。熊守清先生经实地调查后认为,迁桂的客家人,主要来自广东嘉应州、惠州府、潮州府和福建汀州府,也有少数从江西、湖南迁来。^⑤钟文典先生的《广西客家》一书也认为,在清代,广东客家人迁入贺县(今贺州市)者“络绎于途”^⑥。

少数客家人在更早时期就已定居广西。如“唐文宗大和至开成年间(827—840年),何生坤自源州(今河南济源地区)迁广西”^⑦;两宋时期(960—1279年),迁入广西的

① 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155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②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13页,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

③ 饶任坤、卢斯飞:《客家历史文化纵横谈》,124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

④ 饶任坤、卢斯飞:《客家历史文化纵横谈》,124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

⑤ 熊守清:《略论广西客家的源流、分布及其特点》,转引自钟文典、王建周主编:《广西客家综论》,第一辑,2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⑥ 钟文典:《广西客家》,3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⑦ 钟文典:《广西客家》,1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客家人也有一定数量,除迁向桂东、桂南各地外,还有少数客家人深入到桂北和桂西南山区定居;元代(1271—1368年)亦有不少客家人从江西、福建、广东等地迁入。不过,与明清时期的大规模迁徙相比,明代以前客家人的迁桂人数一直是少量的。

其次,迁桂客家人大多是从中原到江淮再到闽粤赣地区,经过多次辗转才最终落户广西各地的。客家民系的主体是南迁的汉族移民,他们的远源可追溯到两晋以前广义的中原地区,近源主要是唐宋时期的江淮、江南地区。除了主体部分根在中原和江淮之外,还汇纳了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和原籍为闽粤赣交界区域的土著居民。迁桂客家人正是跨越“两晋—唐宋—明清”的历史时空,沿着“中原—江淮、江南—闽粤—广西”这样一条迁徙路线,历经千辛万苦,才最终辗转入桂。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迁徙路线并不带有任何计划性和目的性,在迁移途中只要有适合安身落脚之地,迁徙的脚步就会停止下来。南迁,往往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以至于不少客家族谱都将其祖先的迁徙过程描述为“奔波跋涉”、“逃难离巢”的血泪史。

在不断南迁的过程中,客家人本身所留存的中原传统文化与江淮江南文化、闽粤岭南文化以及南方山地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地发生着碰撞与冲突,融合与吸收。入桂以后,已经融合了不少南方区域文化的客家文化又大量吸收富有浓郁岭南民族特色的桂地文化,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广西客家文化景观。经历了几百年的沧桑巨变,业已形成的广西客家文化内部早已融入了大量的南方山地特色文化成分,但是源自中原的传统文化始终是包括广西客家在内的所有客家地区传统文化的共同基石,即所谓的“万变不离其宗”之理。

2. 广西客家分布概况

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曾断言,广西“没有纯客住县”,其非纯客住县有武宣、马平、柳城、藤县、桂平、平南、贵县、博白、郁林、陆川、北流、贺县、象县等13县;稍后邓迅之先生在论述广西客家人的分布时,又加上了苍梧等35个县,共48个县;继之,陈运栋先生论列广西客家的分布,基本依照前说,认为广西只有45个非纯客家县。其他学者包括广西的学者论及广西客家人的分布,大多也认为只有44—45个县(市)。

钟文典先生在经过长期深入的实地调查后,作出了客家人在广西的分布“绝不止40多个县(市),而是遍及广西东、南、北、中的80多个县(市)”^①的论断。近年来,随着社会调查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学者们的深入研究,钟先生的论断已基本形成共识。

目前,广西约有客家人560万,仅次于广东、江西而居福建、台湾、四川等省之前,客家人数居全国第三位。广西客家人占广西总人口的11%以上,是广西境内汉民族中仅次于讲粤语(白话)和西南官话(桂柳话)汉人的一个重要支系。广西客家人分布在广西

^① 钟文典:《广西客家》,3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4个地级市(城区)和76个县(县级市)中的72个县(市),只有桂林市下辖的全州、兴安、资源和河池市的凤山等4个县为无客家县。

从布局上来看,广西客家人最显著的特点是“大分散,小集中”^①。如前所述,广西客家人分布范围很广,几乎散居广西的各个县市。可以说,客家人的足迹遍布八桂全境,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或多或少都有客家人分布。这种分散居住格局的形成与客家的迁徙历史不无关系。客家人入桂“多由水路从西江而上,蛙跃式地散点跃进,顺广西境内的大小河流由聚居点扩展为交通沿线再扩展到面上,向四面八方分散”^②。因此,分散格局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客家人虽然是大分散,但无论是在人数较多的玉林博白(100多万人)、陆川(约50万人),还是在人数较少的百色德保(约170人)、靖西(约60人),客家人大都在当地形成一个或若干个大小不等的聚居区,且基本保持着客家人的各种传统习俗。这种聚居区的形成,与客家人的举家迁徙方式有关,同时也是客家人“聚族而居”特性的反映。

从地域上来看,“客家人在广西的分布格局是东南密,西北稀”^③。广西陆地面积为23.67万平方千米,客家居民约为560万人,据此测算,平均每平方千米应有客家居民23.6人。然而,事实却与此数据相去甚远。如以广西下辖的14个地级市为例,每平方千米客家人分布密度较高的前5位依次是:玉林市(137人)、北海市(84人)、贵港市(72人)、钦州市(49人)、贺州市(39.6人)。

分布密度较低的后5位依次是:桂林市(6人)、梧州市(5.6人)、崇左市(5.4人)、河池市(1.9人)、百色市(0.3人)。^④

由以上统计数据可知,广西客家人的分布密度在区域上是极不平衡的。位于桂东南、桂东地区的玉林、北海、贺州等地是客家人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平均每平方千米客家居民密度高达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而位于桂东北、桂北、桂西等地区的桂林、河池、百色等地客家人相对稀少,分布密度甚低。

广西客家人的这种聚居方式在少数城区和县市与分散在多数县市、城乡的小集中、大分散的分布格局,形成了桂东南的玉林聚居区,桂南的北(海)钦(州)防(城港)聚居区,桂中的贵港、柳州和柳城聚居区,以及桂东的贺州聚居区。这四大区域是汉族居民和客家民系人口占多数的地区。如玉林市的博白县,全县人口150多万人,客家人口占该县总人口的近70%,超过100万。有学者研究认为,博白客家人口达140万人,称之为“世界客家第一大县”^⑤。与博白相邻的陆川县以50万客家人紧随其后。贺州市仅八步区就有客家人口32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广西客家人口分布最为集中的桂东南、

① 熊守清:《略论广西客家的源流、分布及特点》,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4)。

② 马莉:《论广西客家的源流及其特点》,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研究生专辑)》,2000(1)。

③ 钟文典:《广西客家》,8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④ 钟文典:《广西客家》,8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⑤ 陈国才:《博白为世界客家第一大县兼论博白县客家人的源流及民系的形成》,2006年博白县第一届客家文化节《客家文化论坛论文集》,2006年11月。

桂东、桂南等地区大多在地理上与广东紧密相连。这些地区在地域上基本连成一片，形成一个背靠广东的弧形客家文化带。毫无疑问，广西客家与广东客家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民俗文化方面具有更多的同一性。

二、广西客家风俗及特征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于民族而言，有壮、汉、苗、瑶、侗、毛南、仫佬、水、京等12个民族；于汉族而言，在客家之外，还有广府、桂柳、闽南、百姓（以讲平话为代表）、北方等聚居区。除桂东南、桂南、桂中及桂东几个主要客家聚居区，客家人是集中连片居住之外，多数地区的客家人都是与当地原住民错杂而居。即便是集中连片居住的客家聚居区，在客家人刚迁来时及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是与原住民交错而居的，只是客家人逐渐在人数和经济力量上占据优势后，原住民或是另迁他域，或是融入客家族群。由于多民族杂居的生存状态，相互交往甚至互通婚姻的情况产生，风俗习惯难免会互相影响、吸纳。因此，客家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原住民风俗习惯的影响。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广西客家人人数众多，来源各不相同，分别来自广东、福建、江西等省区，而广东又有粤东、粤北、粤西之不同；还有一些在迁入广西之后，又作第二、第三次迁徙，且入迁时间的早晚也相差甚大。因此，他们在原居住地的风俗习惯必然会随之带来，而原居住地的客家风俗因其迁入地和迁入时间的不同存在很大差异。

不仅如此，作为外来移民，客家人为了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让原住民认可接纳，尽快实现由迁徙向在地化的转化，在族际交往上奉行“入乡随俗，进庙拜神”的原则，以一种文化自觉的积极姿态，尊重并主动接纳原住民的一些风俗习惯，甚至对原住民的信仰也不例外。

这样，就使广西客家人的风俗习惯具有很多广西原住民风俗的因子。从语言、饮食、服饰、民居、婚丧嫁娶直至信仰，都能看到原住民风俗对客家人的影响。例如，在融安、来宾等地的客家人，结婚迎亲时，有新郎向新娘“示威”的习俗，这是客家人受当地住民风俗影响而来的；在丧葬礼仪方面，客家人的买水浴尸和二次葬习俗，也是受当地南方古越人和“西原蛮”影响而来的；在信仰方面，广西客家人崇信盘古、奉祀很多以“那”为名的社坛，也与原住民的影响密不可分。

然而，客家人又常常以中原旧族自居，十分注重恪守自己的传统。因此，他们又自觉而顽强地固守中原旧俗，特别是桂东南、桂东、桂南及桂中连片居住的客家聚居区，更是如此。相对于中原内地或珠江三角洲地区，广西的经济文化发展长期滞后，这种相对滞后的局面恰好有利于传统习俗的存留，使广西成为我国“礼失求诸野”的“风俗考古场”。例如，陆游描写江浙一带古俗的诗句“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这种桃

花源式的和谐人际关系,在现今的广西客家村落,仍然可见。“桑柘影斜村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的迷人场景,至今仍可寻踪,令人神往。

由此,广西客家风俗既有源自中原的古韵,又有习自迁入地的新音,还有固有习俗因接受原住民因素之后而发生变化的习俗。加之迁出地的复杂及迁入时间的差异,广西客家风俗表现出丰富多彩的风姿,充分体现出民俗文化的多样性、民俗传承的稳定性、变异性,以及民族融合的规律性。

亦因此故,广西客家风俗成为今人了解民俗文化特征和民族融合规律的重要窗口,也是我们了解民间信仰、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最佳典范。

但我们必须说明,本书既非广西客家风俗的全部,亦非民间信仰的全部,而只是民间信仰其中的几个方面。书中第一、二章所述民居建筑与婚姻,其核心内容,亦为信仰。

本书的目的,是通过广西客家民间信仰的几个侧面,探讨广西客家民间信仰的特色与社会作用;更进一步的目的,则是希望以广西客家民间信仰相关问题的研究为契机,探索民间信仰混乱中的结构,无秩中的秩序,窥析中国民间信仰的本质、特征、内在结构与秩序、传承与流变的规律。同时,以此为起点,研究民间信仰与制度化宗教的关系,民间信仰与国家以及大文化传统的互动,民间信仰的社会适应性及其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作用,从而更深入地认识民间信仰在中国传统文化空间中的位置,以及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进而追寻中国社会乃至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的社会动力的源泉。应当说,这是一个比较远大的学术目标,不知其是否能至,而心向往之。

第一章

民居建筑及秩序



一、同中有异：广西客家民居建筑概览

民居是人类生息繁衍的重要场所，它的形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便逐渐有了穴居、巢居、船居和屋居等居住方式。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类便以屋居为主，受社会政治和礼仪的影响，人类的居住形式也逐渐多样化。因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的民族、同一个民族中的不同民系有着不同的居住习惯，从而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民居建筑类型。

客家民居是客家人在古代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历经长期的辗转迁徙，为适应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营建起来的。它兼容了古代中原建筑风格和南方山地民居的特色，比较全面地体现出客家人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精神文化风貌，是客家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漫长的迁徙和定居过程中，客家人将中原文化与迁入地的区域文化，相互融合，并取长补短，从而在环境、文化迥异的南方地区创建了或方或圆，或高或低，或大或小，相互碰撞形态各异的民居建筑。以地域划分，当以赣南围屋、闽西土楼和粤东围龙屋最具客家地方民居特色。

此外，在广大客家地区，包括广西客家聚居地区，还分布着大量的其他类型的民居建筑，如五凤楼、走马楼、殿堂式(天井式)建筑、四点金、锁头屋等，也颇具客家地方民居特色。

广西是我国第三大客家聚居地,客家人数仅次于广东、江西,广西客家人在经济生活、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都独具特色。在桂东南、桂东等客家人分布较集中的地区,客家文化氛围十分浓厚;在桂西、桂西北等客家人数较少的地区,则大多形成一个“客家文化孤岛”,且受当地民族风俗的影响较大。但无论是桂东南、桂东,还是桂中、桂西、桂西北,“走遍广西客家分布的城乡,没有类似福建永定、南靖等的圆形土楼,也少看到福建、广东、江西等省客家人的五凤楼或方楼”^①。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广西客家的迁徙历史、居住环境及生活条件密切相关。

首先,从迁徙历史上来看,客家人大规模入桂始于明末清初,迁入后定居的时间相对于迁入福建、广东、江西居住的时间要短得多,且后期又多受近现代文化及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难以形成类似闽粤赣山区的传统客家民居建筑形式。

其次,从居住环境上来看,客家人从地狭人稠的闽粤等地迁入“地旷人稀”的广西,与当地居民一般不存在激烈的生存地域之争。他们与汉族其他民系或少数民族共同居住于一个县、一个乡或一个村里,并同当地人和睦相处,互通婚姻,关系相对融洽,因而不需要建造具有很强防御功能的土楼等建筑。

最后,从生活条件上来看,客家人迁桂的形式多为“举家迁徙”而非“举族迁徙”,他们大多经济实力相对较弱,不具备建造土楼等大型建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因此,与分布密集、数量众多的赣南围屋、闽西土楼、粤东围龙屋相比而言,广西客家民居引人注目之处不多,在整体上,容易给人“没有明显的客家民居特色”之感。可以说,广西客家民居无论从规模上还是特色上都无法与闽粤赣山区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客家民居建筑相提并论,但亦有一定数量颇具特色的客家传统民居分布于广西各客家聚居区。如桂东贺州莲塘镇仁冲村的江氏围龙屋,桂东南客家人居住比较集中的博白、陆川等地,殿堂式(府第式)的客家民居也有一定的数量和规模。

然而,就整个广西而言,至今能够较完好地保存下来的比较有特色的客家传统民居建筑,数量并不多,有的至今仍在不断遭受着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如蒙山县文尔的钟家大屋,原占地 100 余亩,有大小房舍 200 余间,周围建有炮楼 5 座,全部为砖木结构,就是这样一座极具研究价值的客家传统民居,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已被陆续拆除。又如北流市塘岸镇有几处建于清乾隆、嘉庆年间的客家建筑,这些古建筑历史久远、结构严密、技艺精湛,“可惜年久失修,已非昔日风貌”^②。博白县沙河镇的礼村客家民居,原来规模亦可称宏大辉煌,今则不堪目睹。博白县大良乡太平坡水楼,建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楼之四面及下部全部为水,前后门均以吊桥出入,建筑采用西式风格,十分精致、大气,不仅是广西客家,也是整个客家乃至国家的宝贵遗产。遗憾的是因无人管理,现已破败不堪。这种种情况与闽粤赣等地历史悠久、规模宏大、保存完好的客家民居建筑群

① 钟文典:《广西客家》,17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② 钟文典:《广西客家》,17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相比,广西客家传统民居的境况确实令人堪忧。

但广西客家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构建美好生活基础的住宅的营造以及建筑本身,仍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

二、迁徙动力:追寻风水宝地

风水到底是什么?是科学还是迷信?有人对其嗤之以鼻,避之唯恐不及。有人则津津乐道,信之甚笃。亦有精通儒释道三学之高人,谓“风水学是一门集天文地理于一身的综合性学科。以自然事物为基础,阴阳五行为法则,其中涉及自然环境学、地质地理学、水文学、生态学、景观学、美学、生物学、地球物理学、建筑学和道德伦理学等学科,是一门研究自然与人之间的综合科学”。风水的“宗旨是审慎周密地考察、了解自然环境、顺应自然,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与生存环境,赢得最佳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①。亦有学者认为,风水的真貌,“是一门追求生存与繁荣的学问”^②。

这些观点是否允当,我们不作评价。因为评价传统风水术之是非功过,不是本书的任务。我们在这里想要说明的是,我国先民长期以来选择并建设民居建筑实践经验的积累与总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风水术,唐宋时期逐渐发展成熟,其后一直盛行不衰,最终成为影响中国民众选择居住地和营造阴阳宅至深至巨的理论圭臬。

学者们都说客家人是一个由迁徙而形成的民系或族群。导致客家人迁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广西而言,最初是战争、贬谪和流放,宋元时期,因战争或政治性而移民者仍较普遍;明代以后,政治性移民虽仍不少,但经济性移民的色彩日益明显,即因为逃避灾荒,远徙广西垦荒谋食或经商、佣工以图发展者逐渐增多。^③到了清代,出于经济方面的追求,即易地谋生,“成了许多客家人迁徙广西的动因”^④。就我们今天对客家人迁桂了解之情形看,除了因军事戍守让人无法自主选择之外,不论因仕宦或经济而留桂、徙桂,其最终居留某地,无不有风水方面的追求或考虑。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客家人是为了追寻风水宝地而徙居广西(某地)的。选择一个既可以躲避战乱、又能发家致富丁旺财旺的风水宝地,是客家人迁徙的重要动力。

1. 为追寻风水宝地而迁徙的史实

这方面的材料和事实极为丰富,几乎不胜枚举。

① 慧缘:《慧缘风水学》,96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慧缘出生于中医世家,两岁时出家剃度,九岁还俗,继续带发修行;后就读于陕西中医学院和第二军医大学,同时探研易理、风水与各门现代自然科学,对医、易、佛、儒、道及传统风水的造诣很深。

② 陈怡魁讲述、张若阳编著:《生存风水学·序》,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③ 钟文典:《广西客家》,2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④ 钟文典:《广西客家》,4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例 1: 邓氏之族, 祖籍河南南阳, 后迁福建。宋元祐三年(1088 年) 从福建迁居廉江上井创业。后因廉江油房地方“山水清秀, 五行无欠”, 遂从上井迁移油房居住。其后不久, 邓志远携眷转迁广西博白, 是为廉江邓氏入桂之始迁祖。^①

“山水清秀, 五行无欠”, 不用说就是十分理想的风水宝地了。

例 2: 北流县梁氏东平一支望出河南, 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 年), 其先祖“宦广西巡按, 遂卜居北流”。后裔分居鸭垠小一里、民乐、隆盛、沙坪等处。又有陈氏萝村一系, “其先浙江人, 宋末令北流, 卜居萝村, 后裔分居斗口、坡二等处”^②。

例 3: 明成化十六年(1480 年), 吕迁善兄弟叔侄三人联袂移居陆川, “卜居顺安堡林木村”^③。

例 4: 博白刘氏始祖通礼公, 字法明, 原籍福建汀州府上杭县珠玑街, “于明成化年间, 游学广西梧州府古白州, 至三瑾堡高堂甲良陂塘, 见其风淳俗厚, 遂卜居于此, 置产开基”^④。

以上三例均言“卜居”。“卜”者何谓? 《孝经》有言: “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宅”谓阳居; “兆”指葬地; “卜”即选择, 连称则曰“卜宅”、“卜居”。《尚书·诏诰》: “太保朝至于洛, 卜宅, 厥既得卜, 则经营。”“卜宅”本意指卜占建都之地, 后来成为选择风水佳地定居的泛称。客家族谱中关于“卜居”的记载十分普遍。

例 5: 桂南博白李氏, 为县中大姓, 共有八系。据《上院李氏族谱》记载, 其先祖李南英, 北宋康定年间(1040—1041 年) 进士, 原居江西庐陵宣化乡, 因与县令封谒不和, 遂“遨游中州、楚、粤, 晚年占籍粤之南昌”^⑤。

“占”亦有“卜”、“选择”之意。且其系经过中州、楚、粤等地区的广泛比较, 最后才择定博白, 其对风水宝地之追求, 更为执著或明显。

例 6: 浙江天台人陈朝奉, 宋末出任广东雷州刺史, 其时“宋祚告终, 鼎移元室”。朝奉与哲嗣等七人, “凛君臣之大义, 痛国家之沦亡, 遂弃簪纓, 而以耕读为业, 择居广西博白, 开疆辟土, 各自经营”^⑥。

“择居”例同“卜居”, 自然包括人文、民风及风水地理方面的因素。

例 7: 博白王氏之族, 分闽、赣两系, 皆于明代迁来, 闽系迁桂较早。始迁祖为王茂显。祖籍福建省汀州。明初, 因“宦游琼海”, 致仕后归里, “路经白州, 慕形胜, 遂家焉”^⑦。

① 据邓春兰 1991 年 8 月调查报告《广西博白县双(松)旺乡邦杰村客家情况》。

② 《广西通志稿·社会编·氏族二·北流县》。

③ 李峤编:《吕迁善公族谱》。林木村, 一作栗木村。

④ 博白县统修刘氏族谱董事会编:《刘氏族谱·通礼公支系谱》, 2005 年印。

⑤ 李士周:《上院李氏族谱》, 光绪元年。按:南北朝时,博白县地称南昌县。隋代,为南昌县并合浦县地。唐至五代十国,分设南昌、建宁、博白和周罗四县。至宋,始称博白县。

⑥ 陈维周:《防城陈族之源流》,载《客家史料汇编》本编《族谱中之客家源流·陈氏》。

⑦ 朱德华:《博邑略塘王氏族谱》。

例 8:明成化年间,朱洪珍(字白玉)任广东灵山县教谕,致仕回籍后,因“慕白州形胜”,遂于弘治二年(1489 年)由安远迁于白州衙前竹根山创业。^①

以上两例均因“慕形胜”而居。而“形胜”有二意:一指地势优越便利。《荀子·强国》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或曰:“钱塘形胜,天下所无。”^②二喻风景优美。元结《游右溪劝学者诗》谓:“小溪在城下,形胜堪赏爱。”两者均表示山水形貌佳好,是范围更为广大的风水佳地。

例 9:陆川覃村、新村、桥头丘氏,原居福建上杭,明成化年间,“因避乱,迁广西陆阳(即陆川县)。先居金鸡村(现滩面乡新旺村),未几,迁居官田冲(今佳塘村),最后择居新村开基创业”^③。

例 10:博白张氏有三支。第一支于北宋时由江西吉安迁来。“因荣伯(进士)赴琼府别驾,解驾路经博白,见博白地美人纯,于宋嘉祐(1056—1063 年)末年与父宗广、兄京伯、弟文伯同迁博白东港口开基。”^④

例 11:博白县沙河镇新香村合沙田屯,坐落于南流江西岸,“村屯是十三世祖辉南、辉暄、辉通,十四世祖彩堂等寻找到的。公元 1905 年由辉南、辉暄、辉通和彩堂率子媳从松旺镇瓦窑角徙迁至此聚居生息的。这一福宅地来龙于桐油窝岭胫,过龙于东南方的北安社,结穴在本村屯,属丘陵地带,地貌为水牛形状,村屯坐建于牛腹之中,方位坐东向西,乙辛兼酉西分针”^⑤。此例记载最为直白具体,并且洋溢着对所居风水的自豪与自信,外加几分炫耀。

例 12:柳江县拉堡镇基隆村刘氏开基祖弼一公,乃开七公之后,原居广东兴宁双溪堡上麻坑,幼失怙恃,认为麻坑之地人稠地窄,难以拓展,遂与妻商议,携家迁居广西柳州马邑一都地方保村落业。因看住地两水相隔,遂再徙蒙水村岭脚居住。住下后,再详审住地风水,以为仍有不佳,乃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三迁一都基隆村发禄岭今地。“意谓得此住场,上可以绍祖宗之基业,下可以裕子孙之贻谋。”^⑥

例 7 所言博白王氏之由闽迁入者,据我们实地调查,实定居于博白县屯谷镇金圭塘。其后裔介绍说,王氏(闽系)入博白始祖仕明为官,颇识地理,为追寻风水佳地,从福建一路寻找而来,至博白屯谷旧金一带,发现这一天赐风水佳地,这才止步定居。金圭塘王氏宗祠碑记述其地风水:“前有南流江玉带环抱,后有尖山文笔峰朝奉,背枕云飞嶂之下,罗列龙楼群岭。左有青龙(石山)关锁山水,右有顿谷江青罗带,宛濂之水归堂前;

① 《博白朱敦笃堂族谱》,民国三十六年辑。

② 《尧山堂外纪·宋》,卷五十九。

③ 陆川县《新村丘氏族谱》。

④ 《张氏族谱·博白张氏续修谱序》,2000 年 9 月编印。

⑤ 博白县廉江族东平镇塘龙横岗岭诚益公祠裔孙编:《黄府家谱·博白县沙河镇新香村合沙田屯》,2006 年 1 月。

⑥ 柳江县拉堡镇基隆村刘弼一公祠《弼一公遗嘱》碑,转引自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柳州宗祠·祠堂碑记选》,170 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祠后青山集瑞气，堂前佳水聚宝泽；五星行麓，四神莅位，天然毓秀，地穴钟灵。”^①是一方可遇不可求的风水宝地。自定居之后，丁财两旺，始迁祖自生四子，凡二十一孙，一百零三玄孙，成为博白县著名大姓。其后世或仕或商或学，人才辈出，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即其后裔。

清道光年间，刘传何、刘传韬、刘传嗣兄弟三人，由广东信宜到广西做生意，行至柳州市柳城县龙头乡地界，见其地龙头、龙角、龙珠、龙嘴、龙颈、龙背、龙尾俱备，前有柳江环抱，后有担水溪围绕，南面地势开阔，远山来朝来拱，西北有十二岭为来龙兼作屏障，右（西）有白崖山（石山）引领来水，左（东）有马拱山（石山）关锁水口，来水有情，去水依依，天造地设，是一处极其难得的风水宝地。急回籍联络族中诸兄弟叔侄，合力将其地买下，继而几乎整个家族均由广东信宜陆续迁居过来。^②

考察客家人的迁移史，很多族谱虽不明载风水之缘故（如广东信宜刘氏因慕风水而迁徙柳城龙头乡之事，族谱中无一字言及），但一至其地，询及迁徙定居之事，无不神采奕奕，大谈其阴阳宅风水之美，地理之奇，和祖上追寻风水宝地的奇遇，兴致极高。由此可知，风水情结确实是客家人迁徙择居的重要动因。

不论促使客家人动迁的起因是政治、战争、经济，抑或是风水纷争，其最后落足某地，一定会将风水之好坏作为是否定居的决定性因素——既然已经离开原居地了，为什么不选择一个符合风水标准的理想居地呢？因此，有客家研究者说：“寻立风水对于客家宗族姓氏生存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③

2. 博白黄峭山公祠风水

黄氏是广西博白客家主要姓氏之一，大多为黄峭山之后裔，从元末明初相继迁入，至今700余年，繁衍近20万人之众。但全县只有各房分祠支祠，而无总祠。从2004年开始，在亚山镇民新村九万公的黄氏宗祠原址之上，修建黄峭山公祠，作为博白全县黄氏峭山公裔孙之总祠。相传是峭山公裔孙兆裕公亲自择定的风水宝地，据峭山公裔孙黄宗徽总结，此地有“八佳”之妙：

一曰总局：福地是螃蟹形；来龙特达，群龙护送，落处平川；明堂聚窝，四水归堂；龙环虎抱，水口重关；左有七星伴月，右有三星拱照；天门开阔，地户紧闭；日月关门，狮象顿水；

二曰来龙：千里来龙起于昆仑，群龙护送直达博白；纵列径口、城厢、三滩、黄凌、亚山、旺茂六个乡镇；鲤鱼嶂落龙，顺势而下，潜入平川；草蛇灰线行径，蜂腰鹤膝，跃起结穴，正对北斗；身出龙虎，左环右抱；左边青龙，七星相伴（公祠左边有七个土山墩，名曰

① 博白县顿谷镇王氏宗祠金圭塘《修祠记》。2007年1月20日摄。因拍摄照片不够清楚，字迹模糊，个别文字可能有误。

② 柳城县龙头镇刘大龙（78岁）、刘大锦（70岁）口述。2007年10月2日。

③ 周建新等著：《江西客家》，13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